

用读书抵御“年关焦虑”

○ 周慧虹



从物质的丰裕、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氛围的自由度方面来看,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然而,就一些人的内心感受来讲,他们却未必感到轻松惬意。年关将至之际,有媒体组织开展了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居然有近九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年关焦虑”,其中六成多的受访者“年关焦虑”主要来自经济压力,约五成受访者“年关焦虑”产生的原因是人际交往上的应酬和对比压力。

在旧社会,年关临近人们的确发愁、焦虑,那是家境窘迫条件下的迫不得已。社会发展至今,依然有这么高比例人群患有“年关焦虑”病症,不能不令人唏嘘。对此,有人斥之为“矫情”,矫情不矫情暂且不论,那些深陷于“年关焦虑”心结中的受访者,或许真该仔细捋一捋,导致自己“年关焦虑”的诸因素,是否真就挥之不去,其中有多少是自我有意无意强加而促成?

明朝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中讲,“名茶美酒,自有真味。好事者投香物佐之,反以为佳,此与高人韵士堕尘网何异。”这不免使人想到那些患有“年关焦虑”者,原本,他们许多人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副健康的身板以及一个和美的家庭,这些仿若“名茶美酒”,可他们偏偏热衷于过度的交往、攀比,热衷于与自身条件并不怎么匹配的名利追逐,这就好比“投香物佐之”,其结果把自己的工作、生活搞得愈益变味,心境随之渐失平静,及至年关需要回头盘点一番时急火攻心尤甚,实在是得不偿失。

平抑心境靠的往往不是物质方面的填补,反倒需要我们与物化的东西拉开适当距离,在此意义上,读书或许不失为疗治“年关焦虑”的一剂良方。我国自古就有

崇尚读书的优良传统,从“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的古训,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劝勉,再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感悟,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经验之谈,等等,无不向世人展现出读书之益。

可惜,自古尚读的清流发展至今,正自面临河床渐显、水体遭染之势。读书,早已不再是一些人工作、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太多的人一年到头也无暇顾及亲近书本;即便有人勉强保持了一丝阅读的习惯,所读也不过是网上热炒的小说,不过是手机微信里博人一笑的段子,不过是随便瞟上那么几眼的流行书刊。缺乏与书结缘,难以汲取优秀之作当中的文化养分,于是一些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理不清纷繁复杂的世态,未获得积极向上的勇气和澄澈通透的智慧,进而在成功挫折、进退得失之间找不到自身位置,渐次丧失了应有的那份平和,潜滋暗长的则是日甚一日的焦虑。

面对时不时地雾霾天气侵袭,人们向往蓝天白云,下大力气向种种不环保行为宣战。“年关焦虑”可谓一种心霾,我们不妨自觉拿起读书的武器,脚踏实地地净化自我心灵空间付诸有益的尝试。这是基于改善我们个体生命体验的需要,也符合当前打造书香社会的现实。真切希望,明年、后年、大后天再有调查机构针对公众心理健康、读书状况问题进行随机调查时,“年关焦虑”的受访者越来越少,习惯读书、善于读书者越来越多。

是『过』出来的年味

○ 逢维



过年就像一场灵魂拷问。年关将近,同事见面就问:“在哪过年?”“能回家过年吗?好烦啊,疫情多点散发,防控压力升级,什么时候是个头?”

对在异乡打工、求学的游子来说,这两年想在疫情面前和家人团聚真难!不团聚就过好年吗?只有在家乡在父母身边才能找到年味吗?母亲可不这样认为。

母亲说,一家人只要健康平安,在哪都行,在哪都能“过”出年味。因为年味是“过”出来的,要不咋叫过年呢?

母亲最早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是1998年的春节。那时我在电话中哭着对母亲说:“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过年。”那年坐火车要三天两夜才能到家,而我的假期只有五天,如果买机票,钱不够。在现实面前,我只能就地过年。那时没有千里迢迢一线牵的微信和手机,想见随时见,每天都能视频。那时想家了,只能在封闭的长方形公用电话亭,排长长的队用IC卡打电话。母亲一边好言细语地安慰我一边教我如何过年,最后她说:过年“过”的是年的“意”和“味”。一个人照样把年过得有滋有味。

也许受了母亲言语的激励,也许为了证明给母亲看,放下电话,冲出电话亭,我来到花市、年街、菜场、商场、公园去寻年味。

走在人潮涌动的花市,像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眼不够用了,耳不够用了,所见所听皆是新鲜新奇的。要知道在北方我的老家除了冰天雪地还是雪地冰天,这里却百花争芳斗艳。全是不

认识的花啊,层层叠叠像母亲做的金黄窝窝头的叫黄金果;像宝塔一圈一圈盘旋而上表示平安富贵一生的富贵竹;就连不起眼的猪草,都因那大大的只进不出能网住昆虫的口袋,而被人们赋予在新的一年里里挣多多的钱。真是无论什么花,都有美好吉祥的寓意。

走在花市,我落寞的心情,很快就被人群中亲切、鲜活、热烈的气氛托举着高涨起来,当我兴奋地扛着一束含苞待放的桃花,穿过红红绿绿的人群时,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年的味道。

年味是什么?仔细想一想,不就是父亲的采购,母亲的忙碌吗?不就是人们兴高采烈选购年货的热闹吗?于是我学着母亲来到了农批市场。在像彩虹一样缤纷的菜摊、鱼摊、肉摊、水果摊面前,我知道了像头发丝黑乎乎的发菜要和猪手炖在一起,叫“好事发财就手”,寓意着一年到头都会好事连连,顺利顺利,赚钱发财;在油炸芋头糕面前知道了“步步高升”的意思;在生菜摊前知道了家庭主妇抢着买它的原因是“生财”的谐音……在熙攘的人群中,我被南腔北调的方言裹挟着,被她们采购的热情和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感染着。

于是,我把黑细如发丝的发菜、芹菜、肉和虾拎回宿舍,和同样回不了家过年的同事,一起独创出有南方食材的北方过年必吃的饺子,寓意在新的一年里靠勤劳赚钱。

那年我一个人在异乡学会了过年。懂得了越是回不了家,越要把“年过好”。

听父母“讲道理”

○ 钱国宏

我愈来愈发现,抽出时间来陪年迈的父母聊聊天,讲一讲家长里短,真是一件人间乐事!

我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虽然从城市回到乡村老家居住不到十年,但二老已在村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已然完全融入村屯了。二老对农事和乡村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了——这让我很是欣慰。二老回乡居住时,我还担心村里人“欺生”,二老过不惯农村生活呢!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

双休日,回到农村老家去看望二老。院内院外让二老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入院就给人一种舒坦、洁净的感觉。忙完家务,我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跟父母唠起了闲嗑。

我平时因工作忙,社会应酬多,成家后几乎没有时间陪父母唠嗑,这一唠嗑发现:二老肚子里竟然藏着太多太多让我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的信息!二老先是跟我聊起了村里的变化。这几年党的政策好,村里家家吃上了自来水,户户看上了有线电视,人人走上了柏油路,还建起了“生态文明一条街”!家家有了致富主业,人人都能赚到钞票,越来越多的乡亲开始重视教育、健康、生态和旅游……父母的一番话



让我欣喜万分!

接着,二老话题一转,从“环境建设”谈到了“民生问题”,从“反腐倡廉”谈到了“生态建设”。二老的话题跳跃极快,让我很难相信:眼前的两位老人竟是身居乡村多年的八旬老农!

二老的话题很多,容不得我插嘴,我就静静地听着。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单位要努力工作,做到尽职尽责,守土尽责,只有闲死的驴没有累死的牛!干工作“手脚要干净”,经得起诱惑和各种考验;干工作要讲究方法,持之以恒,干一件成一件……谈罢这些话题,二老又聊起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缺关注、缺活动、缺交

流……瞻养难、娱乐难、再婚难……这几缺、几难让我吃惊不小!想不到农村老年人特别是偏僻村屯的老年人竟然有这么多的难言之隐!

想到这,我再也坐不住了:“爸、妈,放心吧,回去后我一定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这些问题,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关注、关爱农村老年群体!”

二老看我的态度,欣慰地笑了。未了,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关心老年人,其实就是关心你们的明天啊!”品味着父亲的话,我不禁对眼前这位“老农”顿生敬意!

回城的路上,我的心一直浮动不止!今天,我虽然只陪父母唠了几个小时的嗑,但收获实在是太大了!我以前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呢?他们的心中,藏着多少急需我们年轻人了解、知悉的事情啊!藏着多少启迪我们做人做事的智慧啊!我又想到:现在该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他们平时只是关心父母的物质生活,却很少能够陪父母坐一坐,聊聊天,唠唠嗑,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一下他们的精神需求啊!

回到家后,我叮嘱妻儿:以后,不管多忙,也要挤出、抽出时间来,多陪一陪父母,陪他们唠嗑,听他们讲一讲人间万象、人生事理……

虎年民俗看虎饰

○ 钱续坤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农历新年,各地的民俗更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2022年是农历壬寅年,这里不妨从琳琅满目的虎饰中,了解一下其被赋予的民俗内涵。

虎的形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颇为显著的地位,常常与龙并称,《周易·乾卦文》中就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虎与龙结合在一起,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是人们崇拜并畏惧的对象,进而逐渐演变为逐妖、祛邪、镇宅的角色,构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质,并由简化简地进行了符号化,“驱凶避邪”与“祈福迎祥”成为虎饰文化的重要主题。

首先来看年画。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从最早的桃符、苇索、金鸡、神虎,到神荼、郁垒,再到后来的关羽、赵云、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和钟馗、天师、东方朔等神仙,其间有着一条鲜明的发展轨迹。除夕画虎于门的民俗,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盛行,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祭典》中说:“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东汉时期蔡邕的《独断》亦云:“神荼、郁垒而身居其门,主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鬼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索、垂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自此,画虎驱邪镇宅避灾的民俗成为年节传统之一,延续至今仍生生不息。

正是由于虎被赋予了这种寓意,所以古人常常以虎的兽面形,装饰在有关器物之上,将其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虎头鞋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虎头鞋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童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鞋”(北方地区亦称其为“猫头鞋”)。虎头鞋既有实用价值,也有观赏价值,其做工复杂,仅虎头上就需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种针法;其嘴巴、眉毛、鼻子、眼睛等处,通常采用粗线条勾勒,夸张地表现虎的威猛;鞋面的颜色以蓝、红、紫为主,俗语所云:“头双蓝(取谐音蓝,可以免灾),三双紫(意为孩子在自家长大成人)”,讲的就是由姑姑缝制三双不同颜色的虎头鞋,馈送给侄儿的风俗。

民间把虎看作是儿童的守护神,不仅让孩子穿虎头鞋,而且让其戴虎头帽,睡虎头枕,虎的形象被塑造得既威武逼真,又笨拙可爱,希冀孩子能长得虎头虎脑、健壮活泼。当然,孩子们的玩具中也少不了布老虎。布老虎的最早形状已无从考究,现在常见的有“单头虎”“双头虎”“四头虎”“子母虎”“情侣虎”等等,尽管其制作的工艺比较繁琐,但是人们依旧喜爱手工缝制的布老虎,因为在它的身上,不仅



体现着中国妇女特有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才智,更多的则是老一辈对新一代的期望与祝福。此外,民间还认为虎食五毒(蛇、蝎子、蜈蚣、蛤蟆、壁虎),所以在端午节时也有送布老虎或送虎肚兜的习俗,表达了人们驱邪与祛病的愿望。

牛乘捷报去,虎挟雄风来。且让我们在欣赏虎饰的过程中,衷心地祝愿:福满堂添富贵,财临吉宅永安!

闲话“本命年”

○ 袁文良



的随身佩带的饰物也用红丝绳悬挂,认为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消灾免祸。这些为本命年辟邪的红色什物就是人们常说的“本命红”。

人逢本命年还有拜祭“本命神”的风俗。对于本命神,有的地方叫“本命守命星君”,有的叫“本命元辰”,统称为六十甲子神,以甲子年为首,六十年内不同年份出生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神。如吴太祖大帝孙权出生于公元182年(农历壬戌年),他的本命星君是“壬戌太岁洪克大将军”;又如民族英雄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农历癸未年),他的本命星君为“癸未太岁魏仁二大将军”;再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出生于1514年(农历甲戌年),他的本命星君则是“甲戌太岁施广大将军”。在北京白云观内的元辰殿,里面就供奉着“六十甲子神”。在全国各地,不少的城隍庙里也供奉有六十甲子神。按民间的传统说法,本命年或平常年份礼拜本命元辰,会消灾获福,因而每年的正月,总会有不少的游人到供奉有六十甲子神的地方找到与自己对应的本命神烧香拜拜,祈求平安。

关于“本命年”的说法,并不是汉族所独有的,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按藏族旧日的说法,每人均有凶日和吉日,这是按生辰算出来的。人们认为,藏历的每一个地支终了,第二个地支开始时是一个“朵”(意为坎,即凶年),所以每个人的13岁、25岁、37岁……那年忌讳出门和同生人接触,只宜多念经多放布施,才能避免灾难降临。而对于我国的契丹少数民族来说,过“本命年”这一习俗最初是契丹人庆祝诞生的一种风俗。在辽代,过“本命年”又称“再生礼”或“复诞礼”,因辽代时已经用12生肖纪年,每12年生肖轮回一次,到了属于每人出生生肖这一年,就要举行仪式纪念自己的始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如今的本命年已和我国传统其他的一些习俗一样,失去了其固有的意义,沦为商家宣传的一种噱头。而我们大多数人则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从众于这种潮流,或者当它是一种新的时尚。至于说“本命年”穿红衣服、系红腰带等,也不单纯是为了“辟邪”,而已日趋演变成了一种流行趋势,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红红火火的向往与追求。